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文学观

艾克拜尔·卡德尔(维吾尔族) 岳燕云

内容提要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中为生动说明词条的意义,引用了许多文学片断,这些片断都是作者亲自走访突厥语各部落搜集而来的,虽不是作者的创作,但其中也不乏作者的喜好,所以,我们能从中看出作者的一些文学观点。

关键词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文学观

作者单位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的学者,他于公元1076~1077年间编撰而成的《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方面的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词典》中引用的文学片断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有20篇传说,237首诗歌,279条谚语,此外还有箴言、韵文、散文若干篇,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这部“文集”的反复品读,我们以书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学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并从中提炼出作者的文学观念如下。

一、文学本质的认识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没有谈及文学的本质,但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在作者的思想中早有了——一个隐形的标准,只不过还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而外显于语言。

纵观《词典》中的文学片断,内容大都来源于古代维吾尔族半农业、半畜牧业的现实生活,如反映农耕生活的谚语。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文学不仅是歌颂的,还应该揭露现实生活的不良现象,如“宾至福临慷慨好客的君子惜已去世,见影拆屋唯恐借宿的小

人却活着”^①,反映了一些人吝啬的社会现象。又如诗“害命哪顾安拉在,扼死亲侄只为财”,反映了亲情淡薄的社会现象。“世道完全变了样,道德败坏礼仪丧,宵小邪恶得横行,只因有德伯克亡”,对当时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作了揭露。“人的心肠坏了,对财物梦寐以求,看到财物好像秃鹫冲向尸体。”揭露了当时社会上部分人视财如命的社会现象。

《词典》中的许多诗歌、谚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及社会经验等文化现象。如反映当时崇拜英雄这一文化现象的诗歌:“战争中见英雄,纷争中显温文”。反映宗教信仰文化的诗歌:“日夜向上苍膜拜,莫妄自尊大,对他要诚恐诚惶莫嬉戏玩耍。”反映婚俗文化的诗歌:“给重礼能娶姑娘,需要之物再贵也买”。表达社会道德文化的劝诫诗:“敦品好学不要浮夸,无德虚骄临考抓瞎”。又如反映民众精神追求的文化谚语:“幸福的标志是知识”。这些诗歌、谚语都为我们传达了当时社会一定的精神文化追求。

《词典》中引用的诗感情真挚,丝毫不矫揉造作,如“因为爱上你,身受万般难,求得早相见,高山也平坦。”这首诗语言纯朴清新,

毫不扭捏作态,直率大胆地把对恋人的浓烈思念之情表达了出来。又如诗“每巡三杯饮三巡,离座起舞醉醺醺,一声长啸如狮吼,喝走忧伤亦销魂。”诗中说主人公喝醉后站起来像狮子一般怒吼,显示悲伤已经离去了,真的离去了吗?诗人装着很洒脱的样子,其实忧愁挥之不去,短短的数十字,浓浓的愁情溢满了心间。又如“一壶细长似鹅颈,一杯美酒亮如晴,驱尽心头忧和恨,但愿长醉不愿醒。”同样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诗人无限的惆怅。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诗歌不仅要表现爱,也要反映恨,只要它们都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如诗歌:“我结果了他的生命,也吓跑了他的伙伴,强迫他喝下了致命的毒酒,他只好紧锁双眉吞咽。”又如:“雅马尔河水滔滔,尔何不渡亦不逃,爱财爱物不爱命,正是鬣狗一盘肴。”这些诗因为表达了真实的情感,所以才进入了作者的欣赏范围。

我们当代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审美的,而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反映社会和审美性是可以分离的,只要符合其一就可以使其进入文学的领域,如上文举到的一些劝诫诗的例子,它们既无形象感人,又无情感动人,只是用朴实的语言教诲人们该如何生活,但这些诗都承载着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心理追求,所以也成了作者欣赏的首选作品。当然,我们不是说作者的文学观有欠缺,其实很多民族文学在发展的早期,并没有从意识领域的其他形式中独立出来,对文学审美性的要求往往也不是很突出。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到文学的审美特性,为后人点亮了一盏维吾尔文学理论史上的明灯。

二、文学的创作方法

通过对《词典》的分析,我们认为作者主要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

是和作者的文学本质观一脉相承的,而且从《词典》记载的诗歌和谚语来看,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他在《词典》的序言中也说他引用的文学片断都是人们的“所见所闻”,“所见”肯定是真实的事件,“所闻”虽不如“所见”的真实性强,但作者把它记录下来是因为作者至少认为那是可能发生过的,如作者引用的20篇传说,虽然当时无一人亲眼所见,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对过去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又如《词典》中引用的关于英雄阿里甫·艾尔吐阿汗的诗歌,阿里甫·艾尔吐阿汗是维吾尔族古代著名的英雄,关于他的事迹在《福乐智慧》和一些历史书中均有记载,这说明历史上确有其人,词典中编录了英雄这样一首诗:“英雄阿通身已殒,不平世道犹独存,苍天可释仇和恨,悠悠我心戚如焚。”这种悼念英雄的诗还有几首。又如诗歌:“额尔齐斯河畔的耶麦克人,一个个换袖挥拳,又彼此鼓励壮胆,向我们纠集大战。”作者在诗中解释说:“耶麦克人是奇普恰克人的一个分支。”这说明这场战争也是确有其事的。又如诗歌:“我们势猛如山洪,攻陷他们座座城,佛堂庙宇全毁掉,菩萨身上刷一泡。”作者在诗后又解释道:“这是对回鹘人的战斗。”这种反映真实历史的诗还很多,如在论述文学本质时列举的几首都是如实反映社会的诗歌和谚语,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真切的有关古代突厥语诸民族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的历史记录。

同时,作者也比较欣赏以艺术真实来反应现实,以假设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的创作方法,如《词典》中引用的一些冬夏之争的四行诗:“寒冬严夏不两立,一对冤家立睥睨,步步进逼待交锋,都求取胜不求齐”,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用拟人手法将想象与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预示事物各有优点和不足。该诗对现实的描写通过象

征的创作手法使其达到艺术的真实。

三、文学的社会功能

作者在《词典》的序言中说他希望他引用的这些诗能使从中受到教益的人们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可见作者认为文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教化功能。而且他在《词典》中引用的一部分诗歌和谚语都是劝诫性的,如“仇怨如债终须偿,竭尽所能多行善”;“华冠丽服留自身,美味佳肴享他人,劝君殷勤多好客,自有众人传美名。”又如“儿呀,听我劝告,敦治励学,成为博学之士,将知识传播”等劝人行善的诗歌。又如谚语“石头嚼不动,就该去吻它”。作者在后面解释道:这则谚语劝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应用温和的态度。这样的诗歌和谚语在《词典》中还很多。这些诗能被作者引用,主要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的教育价值。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应该反映文化现象的,而劝人们向善也是社会的一种普遍文化追求,文学有如此的本质也应该相应地发挥它的作用。可见,作者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是有根据的。

文学的认识作用是说文学可以给我们传达一定的信息。《词典》中引用的许多诗歌或谚语或传说都能告诉我们一个历史事实或深刻的道理,如卷一中记载的关于十二生肖的传说,让我们明白了有关生肖的来历,此外还有一些诗歌告诉了我们关于维吾尔族的一些历史情况,如上文举到的一些战争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在其后花费笔墨作注告诉读者这是哪一场战斗。还有一些诗歌或谚语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如:“人生于世不能永驻,世上的太阳星辰却长存”,告诉我们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道理。又如:“要把积聚的财富视同洪水,这洪水还会把主人像石头一样卷起滚落下来”,告诉我们财富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的道理。作者既然认为文学的本

质是反映生活的,那么通过文学一定会提升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可见这和作者的文学本质观也是紧密联系的。

四、文学观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在维吾尔文学的发展史上,特别是10世纪之前,文学基本上以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有相应文论思想的指导,但广大人民及作家在无意识中确实是这样做的。到了公元9~10世纪时,艾卜·奈斯尔·法拉比(870~950)为突厥语民族文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诗论》中提出了“模仿”说,他说:“诗应由模仿某种事物的词语构成。”^②模仿是对生活的描写,同时法拉比又认为模仿是可以用艺术手段来表现的,他在《诗论》中说:“艺术,不仅要求模仿,而且要求把一切可以被模仿的东西,都通过艺术的模仿来进行突出地表现。”^③

关于诗歌的体裁问题,维吾尔当代学者穆罕默德图尔迪·米尔孜艾合买提在《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开创维吾尔古典抒情诗的卓越诗人》一文中认为,在维吾尔的古代文学史上,虽民歌中早已有了抒情的因素,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它认为《福乐智慧》的最后三个附篇在形式、内容上都具备了抒情诗的特点。它们以双行诗的形式抒发了对青春、时间、生命易逝的感慨,开创了维吾尔文学史上抒情诗的先河。^④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与作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于同一时代,且《词典》的成书略晚于《福乐智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否阅读过《福乐智慧》目前尚未得到史料证明,可主要以四言诗为主的《词典》中却也搜集了几首类似于《福乐智慧》中的双行抒情诗,如描写人生苦难的诗歌:“禁不住眼睛里泪水哗哗滚流,每当想起人世的苦难忧愁。”“日夜啼哭不休,泪水簌簌长流。”又如感慨生命短暂的诗歌:“生活在这

世上不能不受苦难,没有等到幸福就要离开人间。”不管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否看过《福乐智慧》,随着《词典》的传抄,这种新开创的抒情体裁必然会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再创作,可以说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为这一体裁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以实际行动倡导作家去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张在维吾尔文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之前,民间文学虽以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没有人公开提倡去重视它,他的这一主张引导并培养了后世作家向民间学习的文学创作惯例,如阿塔依、尼扎里等诗人,并形成了维吾尔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交融互补的文学创作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和表意的关系,其实关于对语言这一文学外衣的关注早在法拉比时就已经有过探讨了,但法拉比强调的是语言的格律和形象化,甚至还认为这就是文学的本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关注的是语言与文学表意的关系,在《词典》的编排中,作者把引入的每一首诗和谚语都做了整体分析,这就说明作者已经意识到语言的本体价值和文学表意之间的距离。由于这一观点是我们从《词典》中分析得出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作者明确提出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关于文论中的这一理论在维吾尔文学史上作者是第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人,在这一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后来的玉素甫·赛卡克在他的学术专著《科学的源泉》中明确提出了语言与表意的关系,他说:“叙述的学问之特点是通过言语的表层意义表述其深层意义。”^⑤所以,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这一认识是维吾尔文论言意

关系发展的渊源。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以非语言的独特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系统、全面的文学观,所以,我们说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文学鉴赏家。作者在《词典》中列举的文学片断或能给人以启发,或能以真挚的感情动人,或以优美的形象感染着读者。总之,它们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而正是这一闪光点吸引了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注意,这些诗歌、谚语才有幸被保存下来,并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反过来,这些文学片断的闪光点也正为我们照亮了作者的文学观。

总之,虽然作者的文论思想未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它包含于《词典》中的隐形的文学思想,随着《词典》的广泛流传必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最后,希望我们的分析会对维吾尔文学理论及文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进而为维吾尔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创造条件。

注释:

- ①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校仲彝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所引喀什噶里的言论诗歌,如未特殊标明,均出自本书,不再一一说明。
- ②③⑤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维吾尔文学史》,第233、223、328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④ 载买买提明·玉素甫、阿布都热义木·热介甫主编《论伟大的学术里程碑〈福乐智慧〉》,第16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 刘大先】